

## 诗路放歌

## 河南博物院(外一首)

◆ 郭骏

青铜在钢化玻璃里翻身  
莲鹤街着焊枪的火星  
裂纹爬上九千年前陶罐的腹部  
指纹激活了云纹的暗涌

贾湖骨笛第七个孔洞  
地铁隧道正穿过地壳的喉咙  
无人机在穹顶盘旋成新的星宿  
残损的编钟里  
混凝土正悄然结晶

讲解器吐出甲骨文时  
投影仪将鼎纹烙在  
观光客的瞳孔  
青铜时代的光泽正在  
自动售货机的冷光里脱水

而最后一道诏书的墨迹  
正在被广场的霓虹  
匀透溶解

## 郑州文庙

钟声锈蚀在石缝里  
青铜的裂纹正爬过  
万历年间某位进士的掌纹  
松针在水泥地上练习瘦金体  
而香火始终矮半截,弯腰  
钻进玻璃幕墙的棱角间

黄昏的导游旗扫过碑林时  
二维码突然在苔藓深处显形  
那些被拓印的姓名,此刻  
正漂浮在地铁三号线的报站声中  
像一串尚未破解的密码

石兽的牙齿松动  
咬不住游客散落的快门声  
而孔子像的衣褶里,藏着一座  
尚未竣工的立交桥  
所有未被诵读的经文  
都在钢筋的震颤中  
碎成沙粒

## 温暖的情义

◆ 曹天

暮色低垂的时刻  
村庄里哀乐响起  
门口的邻居会说  
谁谁谁走了  
接下来几天  
后代子孙都穿了白衣

他们脸上  
看不出太多的悲伤  
这些乡民  
这肤色和泥土颜色一样的农人呵  
终于可以撒手  
他们紧握了一生的农具

他们祖祖辈辈就这样  
来自土地  
又回到土地

我是王玉堂村唯一的诗人  
他们最想说的话  
都是我笔下的一行行诗句  
他们温良挣扎谦卑的面孔  
都是我此生温暖的情义

## 沉睡中的姐姐

◆ 李秀森

湿漉漉的晨雾,浸染着河畔柳枝  
一只只小燕子扑棱着翅膀  
街着朵朵洁白的云彩  
正从遥远的天际飞奔而来

时光飞逝,勤劳善良的姐姐  
疲惫地倒下,再也没有起来  
六十年一甲子,你只走了两步  
就匆忙地进入梦乡

这一觉睡得如此深沉  
梦境中,你是否又回到  
那个温暖人心的清晨  
贴了喜字的枣红大马车  
拉着你圆润的青春  
一起嫁给村北十里的婆家

日子从苦难中熬出花朵  
你和自己憨厚耿直的男人  
开过红鞭炮小作坊  
狭窄的小院饲养过近千只鸡  
还租赁邻居家土地  
种植大棚蔬菜和水果玉米  
把贫穷的日子过得丰厚充裕

一眼望不到头的日子  
漫天的孤寂染白了两鬓发髻  
一片片似雪花从高空飘零落下

偌大的院子灯火通明  
唯独你在安静地沉睡  
那颗透亮的心正在穿越时空  
每向前一步都如此轻盈飘逸

## 人与自然

## 春天的模样

◆ 刘传俊

有了绽放的节奏,让在樱花大道上徘徊的觅花人,倾情吮吸四溢的芳香,沐浴缤纷的花瓣雨,享受温润春风撩拨的浪漫,让仰视在碧空中放飞风筝,也放飞梦想的青少年朋友,深情感受春风拂过脸庞的惬意舒畅,使琴曲似的春风轻盈从心湖中弹奏出优美的交响,荡起理想的涟漪。“一年春草风中立,万点桃花雨后红。”春风有信,百花有约,春风里,碧水柳丝,轻轻浅浅,杏花微雨,到处都是绚烂多彩,到处都是璀璨旖旎的风景,如诗如画,如梦如幻。

“阳春布德泽,万物生光辉。”春天的阳光是无私慷慨的,毫不吝惜自己的感情。当被阳光涂抹斑斓的画卷徐徐抖开之时,我知道春姑娘走过来了。暖阳如一首温馨的诗、一幅鲜亮的画,温暖了天地间所有的生命,牵出了一个五彩斑斓的世界。千万道春天的阳光,驱赶走了严寒里的冬日,破除了冬天里的坚冰,功不可没,理当由衷赞美。春光照耀得每个角落都是暖洋洋的,不仅照到了我临窗而搭的床铺上,也照到了我“求光若渴”的心田里。被春光簇拥着,犹如扑进了妈妈的怀抱里。我家的燕子成双成对飞来,承担着不可侵犯的神圣使命,剪着春风,衔着春阳,衔着水坑边的春泥和碎屑黄背草修整老巢,一趟接一趟,飞来又飞去,不言苦不说累,自强不息,带来了无尽欣慰。燕子象征吉祥,一进入家庭,就像阳光普照到了院子里一样,满眼祥瑞,满眼明媚。那一片又一片灿然

金光,抚摸过庭院里的椿树、槐树、梧桐树之后,又将旷野里一块连一块的麦田抚摸得洋洋自得,让缩成一团的麦苗霎时伸了个懒腰,兴奋得墨绿闪亮,仿佛忘记了刚才在梦里发出的那句呓语,用只有在阳光照耀的春天里才有的蓬勃向上精神,尽情舒展,尽情欢畅,尽情起身拔节蹿个。

“好雨知时节,当春乃发生。”盼望着,盼望着,贵如油的春雨,终于斜织于田野山川,这是春天虔诚的馈赠,是春天忘我的奉献。春雨兴致勃勃,春雨多情善感,凉凉的甜甜的春雨,描青了我家树木的枝枝杈杈,染红了邻家院落里的桃花,漂白了水塘边的柳絮,渲染了村头那片苹果园,绘绿了岗洼处的秧田。春雨宛若绢丝,光滑细腻,软绵轻柔,情意绵绵地滋润着大地,滋润着万事万物。从天而降的雨滴,落在土路上,土路上顿时现出了一个个小小的麻子坑,好闻的土腥味和土香味一起扑鼻而至。浙浙沥沥洒在麦田地、油菜地里,像给苗儿洗了一个澡、抹了一层明油,精神更为饱满。遇上细细亮亮的春雨,翻飞于苗儿芽儿上空的黄莺、喜鹊、麻雀,也快乐地婉转鸣唱起来。近处的小草挺直了腰支,绿得逼眼,神清气爽。远处起伏的山岭,莫名地披上了一层轻柔曼妙的薄纱,朦朦胧胧,迷迷茫茫,时隐时现,隐隐约约。脚前的花儿笑裂了嘴巴,花瓣尖垂挂的露珠,透亮澄澈。戴一顶草帽或撑一把伞,干脆

什么也不戴也不披,走进春雨里,任雨丝濡湿发梢,静听春雨沙沙沙沙。吮吸圆润的春雨,如同吮吸大地母亲甘甜的乳汁。独品春雨的别样韵味,不失为沉浸到了一场配乐诗朗诵的神秘意境之中,融化到了春天里。直面大自然在春天萌动中的美丽身影,内心也是宁静、和谐、绚丽、多姿的。

春天是一个机灵、睿智、诙谐的魔术师,隆冬季节将那口百宝箱锁得严严实实,密不透风。机遇来了,她潇洒大方,魔法棒一挥,轻轻吹口仙气,咯咯一扬手势,百宝箱上的锁子“啪”的一声顺势开启,各类小鸟扑棱棱飞了出来,啁啾着歌唱春天的美好。各类花卉依次绽放出了容颜,美不胜收,令人眼花缭乱。山道被绿色掩映着,起舞欢悦,像幼儿园里的娃娃一身轻松活泼,充满活力。山脚下蜿蜒的小溪潺潺流淌,明净如镜,流动一首抒情诗,偶尔跳荡的闪亮浪花,分明就是诗眼。成片的小草的青香,一香就香遍了长城内外,北国南疆。春满人间,福满人间。

“一夕轻雷落万丝,霁光浮瓦碧参差。”春天的世界很精彩,走,我们一起踏春去。记得,让肆意挥洒的嫩绿柔香裹满周身,可别只顾欣赏美景,不小心被树枝上嘹亮的鸟鸣砸疼了脑袋。砸一下也好,那是春天给予的特别关爱,敬请开怀哈哈大笑吧!奔走相告在春天的世界里,我们都是春天的孩子。

## 知味

## 犹记那碗鸡蛋茶

◆ 王灿

位于南阳盆地东大岗脚下望花湖畔的故乡,岗丘起伏,土地瘠薄,种植的庄稼有小麦、高粱、苞谷、红薯等,果木有柿树、梨树、枣树、杏树等,不适合茶树生长,但农家人却喜欢喝茶。

先前生活条件艰苦,农家人省吃俭用,对解渴不大讲究。经常喝凉水,尤其夏季从井中汲水直接饮用,俗称“井拔凉”。称白开水为“茶”,放茶叶的称为“叶子茶”“茶叶茶”,放红糖或者白糖的叫“糖茶”。但农家人却常常喝自制的“败火茶”。

“败火茶”是随着季节变化,在田间地头、岗坡河沟采集的黄黄苗、白茅根、柳枝、牛抵头穗儿、荷叶、野菊花、藕皮、车轴碾碾根根根叶叶,淘净晒干后,放在开水碗里泡着喝。这些“败火茶”清热去火、疏肝润燥,不用花钱买,只需勤快点,举手之劳即可获得,很实用。但有些茶农家人认为上不了台面,断然不能给客人喝,尤其是招待稀客、贵客或娇婿,必须用鸡蛋茶。

过去农家散养的鸡子吃杂食,叫柴鸡。柴鸡蛋的蛋清黏稠,蛋黄为杏黄色,磕到滚水锅里煮熟后圆嘟嘟的,很饱满,酷似荷包样儿,也叫荷包蛋。荷包蛋里放了白糖或者红糖,就成了鸡蛋茶。

在那物质匮乏的年月,土里刨食的农家人生活很拮据。养头猪算是“零钱攒整钱”。如果平时应急,有效的办法就是养鸡下蛋卖点钱。卖两个鸡蛋能买一斤盐,3个鸡蛋能换一包火柴,4个鸡蛋能买一块胰子(肥皂),5个鸡蛋能买一斤白糖……一般的人情往来,卖几斤鸡蛋也就对付过去了。“喂狗喂猫干吃粮,不如鸡屁股里面开银行”。那时候,有些家庭的日常开支,几乎全靠母鸡下蛋。

因为鸡蛋太金贵了,平日子里谁也舍不得吃。往往只有在过生日、遇到生病或五月初五端午节才能打打牙祭饱口福。而积攒起来的鸡蛋,大部分用来灌油腌盐,少部分招待客人。

那年头,走亲戚时能享受到鸡蛋茶待遇的人少之又少。记忆中,有两种人最容易喝到鸡蛋茶。一种是家里媳妇的娘家人,“娘家侄,正经人,坐他姑家正当门。”娘家人是顶门亲戚,打断骨头连

着筋,来往频繁。“爹死随便埋,娘死等舅来。”尤其是老舅台,往往在难缠的家务事上能够一言九鼎,外甥们无人敢不遵。因此,娘家人最容易喝到鸡蛋茶。另一种是娇客女婿。“一个女婿半个儿”,女婿造访,喜得满脸开花的丈母娘定然不会慢待,一溜烟儿跑到鸡窝里摸出几个鲜蛋,一磕冒尖一大碗,顺手抓把白糖或红糖撒在碗里,趁热端给女婿喝。当时有一句戏谑的话:“丈母娘是女婿的鸡蛋碗。”也就是这碗热气腾腾甜心窝窝的荷包蛋,喝得女婿一脸幸福,显摆地说:“丈人门上过一过,三天不挨饿。”

还有一种情况,鸡蛋茶也扮演着十分重要的角色。过去庄户人家婚姻讲究“父母之命,媒妁之言”。与自由恋爱不同的是,男女第一次见面叫“相亲”。挑一个好日子,穿着时髦的帅小伙带上厚礼随媒人到女方家。准女婿初上门,一家人忙活起来。准岳父陪着准女婿坐在整洁敞亮的堂屋唠嗑,准岳母赶紧拉着打扮一新的俊闺女下灶火烧鸡蛋茶。一般会荷包10个鸡蛋,以求十全十美之意。一个碗里盛8个鸡蛋,由羞红脸的姑娘端给准女婿;另一个碗中则盛两个鸡蛋端给陪坐的父亲。于是乎,在准岳父的频频劝让之下,拘谨的小伙子便小心翼翼地喝起鸡蛋茶来。农家习俗,无论碗中几个荷包蛋,小伙子都不能吃完,而且吃的鸡蛋数必须是单数。譬如,碗中有8个鸡蛋,小伙子可以吃一、三、五、七个,留在碗里的是一个单数,单单成双成对之意。倘若小伙子不喝鸡蛋茶,就暗示对姑娘不中意,女方会很识趣地不再挽留。这时的鸡蛋茶也就成为一种象征或信号,喝与不喝,喝多喝少都有名堂,即使未能皆大欢喜,起码双方都保留了颜面。

“往事如烟随风去,沧桑变换不觉惊。”随着时代的发展,农家人不再喝“井拔凉”“糖茶”之类的东西,娇客女婿上门也不会以喝碗鸡蛋茶为荣,鸡蛋茶淡化为大众茶、通俗茶。只是,没有鸡蛋茶的待客场景,似乎少了往昔那种温馨、亲情、惬意的韵味。

子在弹着古筝,走进幽深的灯火里,“胡桃里”“空瓶子”音乐餐吧让夜色里的文殊坊多了一分妩媚和缠绵。“妙剧场”里开始上演文旅剧《花重锦官城》,立体科技的舞台,幻境与真实、传统与现代触手可及,一场“成都文化闯关之旅”的新颖设定作为故事主线,将采耳、茶艺、熊猫等成都文化元素串起来,让人在不经意间穿越千年历史,了解名胜古迹,亲历南丝绸之路,感受汉服之美,体验川剧蜀锦带来的文化魅力。

意犹未尽,“成都院子”里还有一出好戏在等待。要了一碗盖碗茶,一袋瓜子,自己拎一壶老式暖水瓶装的开水,镂空实木的坐凳茶几相配,便入了地道看客的茶。变脸大师走下台来,就在眼前那么一扭头一抹脸,脸谱分秒变换;茶博士一手提壶,一手翻盖,一手冲茶,一手盖盖,一套“雪花盖顶”“高山流水”“苏秦背剑”或是“龙行十八式”将茶水从一米长的茶嘴倒入杯中,一个动作有一个典故,一则故事,一段历史,一番哲理,这样的茶喝得耐人寻味而心生敬畏。

压轴戏是《滚灯》。咿咿呀呀的川剧在我印象里总有催眠的功效,倒是杂技与故事串起来的小丑剧《滚灯》让人捧腹,却也意味深长。纨绔子弟皮金不务正业,妻子为了责罚他,让他顶着点燃的油灯做一系列高难度动作,整个故事嬉笑怒骂诙谐有趣,四川的“耙耳朵”由此得名。

锦城丝管日纷纷,半入江风半入云。文殊坊的夜还在延伸。走走停停的脚步踩着各自的心情,晚风走过来靠近我,默默无语,却又似千言万语。



高原晨曲(摄影)

吴建国

## 荐书架

## 皮皮最新散文集:从先锋锐度到亲情叙事

◆ 李然

近日,著名作家皮皮最新亲情散文集《拉着你的手从黑夜一直走到春天》(以下简称《拉手》)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。《拉手》是一本写母亲、父亲、舅舅的书,更是写生与死、爱与恨的书,是她写给故去亲人和往自己自己的情书,也是写给每一个正在面对衰老、面对分别的红尘路人。其中有对父母冷峻的观察,对婚姻细腻的体悟,更有对父母与子女缘分一场的深刻理解和痛彻反思。

书中,皮皮回顾了自己与父母从“对抗”走向“接纳”、从“告别”走向“重逢”的心灵旅程。在他们离开后,“我”发现自己对父母最应做到的只有一件事——陪伴。这种理解横跨生死的界河。皮皮感慨道:“他们与我的死别,发生在他们躯体死亡之前。”皮皮的妈妈有电影《好东西》中“梦中情妈”的气质,是一个坚强、幽

默、宽容的东北女性。因此,她在追忆母亲时,无数次展现出两个女人超出母女关系的惺惺相惜。皮皮说:“我对母亲的理解,用了她的一生。”父亲的形象是失意的、倔强的,在人生的尽头仍然保持着抵抗与怀疑的姿态。在父亲的生命尾声,皮皮才读懂了他的孤独,心中充满了与父亲“擦肩而过”的惭愧。告别是一个漫长的旅程,皮皮也在书中写了舅舅,还原了他鲜活的剪影,一个此生未完成的“失败者”,或者屡战屡败的不服输者。死亡,催着活着的人重新理解他的人生。文学,得以让他漫长生涯的点滴碎片拼贴在一起。

亲情散文的一个重要维度是生命哲学。皮皮也触达了这一点——在必死的结局面前,生命如何面对活着的过程,如何寻找存在的意义,如何打捞自己的价值,最终又如何面对孤身独行的恐惧与寂寥?

猫、一套银饰、一款木雕或者一把香扇,甚至一碗钟水饺、一两洞子口的“张老二甜水面”相遇,古老与现代,历史与现实,雅趣与烟火,不露声色地潜入,碎步里些许沉吟,流光中恍若望见昔日的繁华在身旁起起落落,听见生命的嘈杂与沉默在巷陌间交替。我想知道,有多少同我一样的回想落在这些青石板路上,与我相撞或是擦肩……

“香园”,名字像兰草一样的味道吸引了我。迈进木质门槛,一条曲折的石子路引向一小片林子,石桌和竹椅散落其间,茶客们三五成群或私语或谈笑,一副成都地道的市井图在这方院落打开。饶有兴趣地点了一杯盖碗茶,坐在竹椅上,揭开盖子轻啜一口,茶香飘出悠闲,一杯茶在手,好像便可以不管世事无问东西,应是成都独有的一份味道。

有叮叮的声音传来,这是特有的“采耳”告知,用川话表述就是“掏耳朵”。一位身着中山服的男子,肩搭一个长条袋子,手上拿着一两

样采耳工具晃荡,掏耳勺与镊子、耳拔等碰撞出清脆的金属声,不用说话便让懂行的人一目了然。有跃跃欲试的外地游客好奇询问,却没敢尝试,同行的本地人欣然接受,斜靠在椅子上,似乎将整个人都交给了采耳师傅,一副享受的姿态引来几个外国游客,惊诧于这一传统手艺,一边拍照一边不可思议地点头,表情写满了神奇,这一幕看得人忍俊不禁。

有更多的茶舍在小巷里,冬的气息还未曾远去,在绿植环抱下摆放一张桌子,桌上一个炉子,一套茶具,煮一杯暖茶,烤上橘子花生红薯,再配上几个茶点,“围炉煮茶”四个字,拉满了氛围感,一个围字就贴心贴近了,炉火温暖,煮茶惬意,成都的冬天和初春徘徊着一种“绿蚁新醅酒,能饮一杯无”的欲望。

夜幕降临,华灯初上,文殊坊变得迷离起来,我想它在每个人眼里都有着不一样的情怀。各色小吃推车排成了一道风景,特色手工艺品招引着视线,露天戏台上有长衫髻头的男

## 灯下漫笔

## 时光深处

◆ 陈辰

样采耳工具晃荡,掏耳勺与镊子、耳拔等碰撞出清脆的金属声,不用说话便让懂行的人一目了然。有跃跃欲试的外地游客好奇询问,却没敢尝试,同行的本地人欣然接受,斜靠在椅子上,似乎将整个人都交给了采耳师傅,一副享受的姿态引来几个外国游客,惊诧于这一传统手艺,一边拍照一边不可思议地点头,表情写满了神奇,这一幕看得人忍俊不禁。

有更多的茶舍在小巷里,冬的气息还未曾远去,在绿植环抱下摆放一张桌子,桌上一个炉子,一套茶具,煮一杯暖茶,烤上橘子花生红薯,再配上几个茶点,“围炉煮茶”四个字,拉满了氛围感,一个围字就贴心贴近了,炉火温暖,煮茶惬意,成都的冬天和初春徘徊着一种“绿蚁新醅酒,能饮一杯无”的欲望。

夜幕降临,华灯初上,文殊坊变得迷离起来,我想它在每个人眼里都有着不一样的情怀。各色小吃推车排成了一道风景,特色手工艺品招引着视线,露天戏台上有长衫髻头的男